



秋天

□曹秀慧/文 朱思盼/摄

是什么时候来的

总是不知秋天是什么时候来临的。

上学的路铺上了叶子地毯，踩上去沙沙地响。半青半红的山枣掩挂在绿叶间，粉嘟嘟的肉蘑探头探脑、东躲西藏。放学不再去海边玩儿水，而是你喊我、我叫你地去摘枣、采蘑菇了。皮皮虾肥了，海鲈鱼、带鱼摆上了餐桌。桃子、杏不见了，变成了梨、葡萄。家家户户开始囤苹果、大白菜。大葱编成辫子、用绳子串起来挂上了阳台，整个小区的楼都好像戴上了“项链”。毫无疑问已经是秋天了，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尽管辽西四季分明，我并不知道。也许长大就知道了。

离家上了大学，才第一次见到桂花。那时还都写信，总爱把那淡黄的、小小的桂花夹到信纸里，恰到好处地香。直到快毕业我才知道，家里收到信时，那小小的桂花已经成了黑褐色，但香气还在。妈妈的一位同事以为是什么花的种子，还想要点儿种上。我听了不禁笑出声来。有桂花季节，自然是秋天。可秋天什么时候到的，我还是不知道。

来南方工作了，厂区内金桂银桂开得盛，有人摘来泡酒，有人采来做桂花糕。我也常闲绕花枝，却从没摘过，哪还有人会去写信呢？小食堂里有了红膏炆蟹、雪菜黄鱼，四明山的柿子也红了吧。天气还是有些热，我们常念叨：

秋天到了没有呢？现在到底是夏天还是秋天？便有人说：这叫秋老虎……秋老虎徘徊着，突然有一天，前一天还穿短袖的套上了毛衣，又有人说了，这叫一步入冬。宁波的秋天，真是顽皮得可爱，每年都跟我们捉迷藏，我越发不知道秋天是什么时候来的了。

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算秋天？我盘算着。节气上说应该从立秋开始，气象上讲好像是连续几天气温低于多少度，但辽西和宁波大概不同吧。

每次回乡前，我总爱问一位同事穿多少衣服合适，因为她每月都往返于两地。她总是回答：“这边穿什么，那边就穿什么，一样。”见我犹豫，再干脆利落落地补上一句：“听我的，我每次回去都是这样穿的。”犹疑着按她说的穿了，果真毫无问题。可下次我还是会再问她。

我俩常常一起走路，看云。秋日的天空并没有多少云。我依然说不清秋天什么时候来临，但我知道，秋天的天空是辽阔明净的，哪儿都一样。儿时摘了枣、采了蘑菇后，常和伙伴在一块大山石上，或坐或躺，望望天空，竟觉得那天好像长高了一截。

现在，如果你问我秋天什么时候来，我想说，走着走着，抬头看看天，如果你觉得心里也干干净净的、毫无挂碍，那就是秋天吧。秋天，有点儿意思。

甬上文人的

□崔海波/文
忻之承/摄

“菊系昵称”

深秋菊花独自绽放，在古人眼中，它就是隐士天花板、君子代名词，象征不追名逐利的清高人设，也有着重阳长寿的美好寓意。历代宁波文人雅士亦多寄情此花，以至于直接拿来作为自己的昵称。

南宋签书枢密院事陈卓辞官回乡后，在老宅周围遍植菊花，自号菊坡，并创办一所菊坡书院，为族中子弟与本地士子传道授业，他还频繁组织文人雅集，成为南宋宁波一处重要的文化高地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全宋词》收录了陈卓的同乡晚辈陈著的两首祝寿词：《水调歌头·寿陈菊坡枢密卓》和《沁园春·寿陈菊坡枢密卓》。作者借菊花反复咏叹、称颂陈卓的品格与官声，文字鲜活，情致动人。比如《沁园春》中的这几句：

这秋芳自韵，不争春艳，霜根难老，偏耐风寒。

占得清名，尊为寿客，晚节谁能如此全。

千千岁，把黄金正色，照映人间。

和陈卓同一时期的余姚诗人高翥，给自己取了别号叫菊涧，《余姚市志》里有他的简介。高翥年少苦读科举，成年后才气拉满，不爱被礼法束缚，四处游历闯荡江湖，埋头写诗闯出独一份风格，著有文集《菊涧集》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的《全宋诗》收录了他近两百首诗，其中一首《涧傍菊花》，可以看作是托物言志之作——

历寂黄花老涧傍，不因风雨减清芳。

从教衰谢随秋草，到了能全晚节香。

元末明初相术大佬袁珙的父亲袁士元，对做官毫无兴趣，却是个实打实的大孝子。他的老父亲背上生毒疮，他亲口吸出脓毒，疮口很快痊愈；快四十岁了，他从没主动求官；御史奥林举荐他为茂才，朝廷任命他做县学教谕，后来调任鄞山书院山长，参政危太朴举荐他出任平江路学教授，又提拔他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，全部被他婉拒，坚决不上任。

袁士元是妥妥菊花重度爱好者，在宁波西门外修筑别墅，并在周围栽种几百株菊花，自号“菊村”，向他求学的人尊称他为“菊村先生”。

本来以为这么爱菊的袁士元肯定写了一大堆咏菊诗，翻遍中华书局《元诗选》里他留存的三十多首诗作，有《孤梅》《水仙》等咏物诗，但没有咏菊诗，只在《九日后感》一诗里浅浅提了一句：“白酒黄花非旧日，乌巾素发是今秋。”笔墨虽轻，但菊花代表的风骨，早就刻进他人生选择里。袁士元常放情漫游于高山水边，与山寺僧人、隐逸高士吟诗作对，胸襟洒脱开阔。《元诗选》里除了收录他的诗以外还有一篇约两百字的小传。

提到宁波范氏，现在大家最先想到的，多半是天一阁创始人范钦。范钦后裔也是人才辈出，其中一位是范从彻，他曾任安徽的寿春县知县、无为州知州，辞官回到家乡后，与几个铁哥们一起诗酒唱和，或是结伴出游，日子过得好不潇洒。范从彻给自己取了个“采菊老人”的昵称，这个外号总会令人想起陶渊明，他是不是有意向陶渊明看齐或者自认为陶渊明再世？不得而知。《四明谈助》里“采菊老人范从彻”一文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：当时的鄞县县令钱竹初邀约一众文人举办赏菊茶宴，品茶写诗，他用“秋菊有佳色”这五个字，分定韵脚，让大家作诗，看得出钱县令是个风雅爱好者，忙完公务就一头扎进诗文雅事里。《四明谈助》没有收录这场雅集中诗人们的即席诗，只留下了钱县令对范从彻诗作的点评：“酷似乐天，能令老姬亦解意”。我在这里翻译一下：诗风很像白居易，通俗到老太太都看得明白。《四明谈助》作者徐兆昂认为钱县令的这句评语看上去是猛夸，潜台词是太过直白浅俗，缺少文人诗的含蓄韵味，是明褒实贬，是调侃这位采菊老人，“盖嘲采菊也”。我等后人无从读到范从彻的原作，不好评判。只是感觉钱县令也是性情中人，诗人雅集有别于官场，有话直说，不必藏着掖着，这般率真正是甬上文人的味道。当年席间众人诗作尽数散失，唯独这一句妙评出圈流传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

范从彻著有《采菊山人集》，我在线上线下都没有查找到这本书，大概率已经散佚失传，有点可惜。

